

那个只佩服自己的李敖走了

——《李敖自传》编辑手记

□付如初

台湾作家李敖于2018年3月18日,阴历二月二龙抬头当天安然离去,享年83岁。83年,他横跨海峡两岸,亲历战乱、党争、文祸和时代巨变,笔耕不辍,才思俱佳,性格狂傲,争议连连。赞誉者钦佩他是才华横溢的狂人、台湾自由主义的先驱、作家里的思想家。卑视者说他语言哗众取宠,学问不成体系。至于为人上,他的争议更大。说他吹牛、作秀、爱钱、不负责任,无情无义者也大有人在。

因为编辑《李敖自传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),我开始比较系统地阅读李敖,也对李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。李敖的文字,于我而言,像一扇窗豁然洞开。这本自传篇幅短小精悍,思路清晰,典章故事,信手拈来,几乎是处处有机智,页面有机锋。有些成语,我要去查字典;有些典故,我要去请教古典文学的同事,需要搜索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的编辑“障碍”了。而且,我再一次感受到了读一本书,不是越读越薄,而是越读越厚;不是越读自己无知的范围越缩小,而是越读越扩大。80岁的李敖,把自己的经历、才华、学识、勇气和智慧浓缩在了一本自传里,不断打破我的知识壁垒、审美壁垒,不断冲击我对生命与人的认识。

李敖的确是写文章的大才,做学问的高手。他的文章,常能妙语连珠,所以,大多非常好读。但是,作为作家,李敖还是给后世的读者制造了很多阅读障碍。且不说他创造了个人书写之最,政论、散文杂文、学术研究、小说(这样的排序也代表了我对他作品的判断)不一而足,让人眼花缭乱、力有不逮;就是他几乎所有的文章都伴随着台湾、两岸现实的发展,携带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渊源这一点,就让后世的读者望尘莫及。比如,他常能旁征博引,博古通今——年轻时写文章谈台湾的妓女问题,先从《诗经》的考证讲起;骂蒋介石也是从古至今为他寻找同类;包括写《北京法源寺》《第73烈士》这类小说,他也是做足了史料的功夫,甚至不惜掉书袋,让人物所有的对话都带着长长的历史的尾巴。

更重要的,他不仅写,还自己解读、自己阐释,几乎有关自己的一切,他都“自有高论”,任何人对李敖的评论,都不及他自己的精彩。李敖之所以独特,很大程度上因为他自给自足,自成系统,自体循环——“个人”李敖,绝不只是姿态而已,为人与

为文,他浑然一体,自成一格。他用83年的时间把自己活成了一部自己写、自己评、自得其乐、甘苦自知的大书。

从这个角度说,读李敖不易,读懂李敖更不易;读李敖而不被他牵着鼻子走,则更是难上加难。也难怪他在自传里反复感叹敌人凋零,感叹“蠢人”太多,感叹“我吹牛,因为你沉默”。如今看来,沉默的理由有很多,有的是不想,有的是不屑,有的则是不能——处境所限,才华所限,视野所限,勇气所限。李敖自己,或者两岸,无论哪个历史阶段,总是有理由让他对他望而却步。李敖曾在给女友刘会云的信中连声感叹:世人岂知我哉!岂知我哉!然而,他自己又岂留余地哉!时局又岂留余地哉!文化传统的断裂又岂留余地哉!

或许,《李敖自传》可以看作李敖全部图书的注释和索引,也可以看作全面理解李敖这个人的“读心指南”。他用近600个片段、40万字的篇幅和41幅照片,全面绘制了自己从肉体到精神的肖像,也侧面绘制了两岸,尤其是台湾近现代历史的肖像。而且,是一幅充满了李敖语录式的大话、狂话和笑话,兼具了滑稽剧和政治波普意味的肖像——如果说人生如戏,那李敖就是最典型的黑色幽默剧,无论多少玩世的戏谑都无法掩盖其悲剧的底色。

在充分袒露自己方面,在对爱的追索方面,他和卢梭似乎志同道合,只不过,卢梭选择带着感伤去流浪,而李敖最不愿意在感伤和游荡上浪费时间,他只在书斋苦心焦思,做说理和抗辩的战士。为了跟国民党争取言论的空间,他拼上了自己的一生。他的一生才真正应了那句话:在薄情的世上,深情地活着。

读李敖的时候,我反复在想,抛开他故意给自己制造的盔甲和泡沫,抛开他“白话文天下第一”的戏谑,写作的李敖,到底给世人提供了什么?我们从他的文字中,从他的书中,到底能得到什么?到底该怎么看待李敖,怎么定位他这个人?

文人怀才,志于学,立于世,最常见的就是“穷”“达”之辩。“独善其身”和“兼济天下”,仕与隐,仿佛是摆在古今中国文人面前的两条路,也是文人在一个社会、一种体制下能够选择的两种生活方式,无论哪一种,都包含着自律、隐忍和妥协。但李敖不一样。

在书中,他详细回忆自己交往过的师长,严

介、胡适、钱穆、梁实秋、李济等等,倘若他甘做门徒,出路可想而知;他也详细回忆国民党当政者对他释放的“招安”之意,比如陈诚、陶希圣,甚至蒋经国等,倘若他怕了怂了,感激涕零了,前途也可想而知;同时,他详细回忆了自己的同学、朋友,其中不乏国民党的官二



代,倘若他肯低头,肯跟从,生活也可衣食无忧。同时,因为他的遭遇和影响力,家人和朋友都可以帮助他去美国,倘若选择远离台湾,他的生活也大可改善。然而,李敖自己选择了一条最坎坷难走的路,而且,走得坦坦荡荡、嘻嘻哈哈、满怀希望。

在当代,文人了解了太多古训、经历了太多教训、享受了太多“器重”之后,还有谁能记起我们“缺乏不受精神虐待的自由”?有谁还怀抱“穷亦兼济天下”的理想吗?更多的恐怕是士林百态,甚至士林之耻吧。所以他文人、对知识分子也骂得最酣畅极端。每每想到书中这样的细节,再看他去世之后,一些所谓“读书人”的反应,对他的佩服和追念更是深切绵长。



李敖

年齿日长,读书日久,且不说从未有过的颜如玉、黄金屋的幻想,所谓“开卷有益”“学海无涯”的劝勉都会慢慢失效,于是读书就会变得挑剔起来,也开始经常想,读一本书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。慢慢地,“人”就成了唯一的好奇目标。而且,这种好奇不再是在众多庸人、凡人的世界中向往传奇,而是开始体会,同样是肉体凡胎、世俗烟火的人生,他们如何能摇着笔杆,脱颖而出?他们做到的“不朽”?

李敖在复旦演讲时,曾引用陆游的诗句:“樽前作剧君莫笑,我死诸君看我狂。”他百年之后,这句话被反复引用——果然,悼念李敖最有名的句子,还得出自李敖的演讲。难怪他会说“要想佩服谁,我就去照镜子”。或许,在李敖式戏言和狂言的背后,我们会越来越发现,他始终在现实的深处和时代的前头;当我们钦服于他的先锋性和前瞻性的时候,一定也同时汗颜于他的永恒性和预言性。

生命总是因为活出了难度而精彩。李敖的生命让权贵、名利、世俗都黯然失色,让中庸、苟且、妥协都无所遁形。世界因为有了他,也让很多其他的命运黯然失色,都寡淡无味。

因为做了《李敖自传》的责编,在他去世的消息传到大陆的第一时间,很多媒体找到我,让我谈到李敖和我眼中的李敖,谈我们合作的细节。我也不揣浅陋地答应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的稿约,第一时间写了一篇《今天,我们能给李敖一个盖棺论定吗?》,谈他“笔尖向左”的深层原因,谈他不断骂人,不断兴讼背后的义气和深情,谈他的“底层情结”和别具史观。

其实,除了他在病床上送给我一本《第73烈

士》,并赠言:“如初一见,一见如初”之外,我们没有交往,一切合作都是通过版权代理,这也是我引以为憾的,而且,随着我更多地阅读李敖,这种遗憾与日俱增。我错过了和这样一个丰富睿智、独一无二的生命直接交往的机会。据说,病床上的李敖见到我们的样书,非常高兴,出版之顺利和效率之高,超出他的预期。毕竟,这是目前大陆唯一一本经他亲自授权又顺利出版的书。

无论如何,作为编辑,作为读者,非敌非友,我体会到的是李敖独步时代、独步文坛、独步知识分子群体、独坐书斋、特立独行的风范和风骨,也开始试着体会他从“以牢为家”的被动承受,到后来“以家为牢”“以书房为牢”“以台湾为牢”的主动选择,其间所彰显的怀抱家国天下的匹夫之责、健行天命的君子之风和追寻天道的独孤之勇、侠义之气,当然,也理解了他之所以有争议,背后的原因,体会到他非同寻常的经历背后所带来的情感、心理和人格上的畸变。

穷途末路、命悬一线、世态炎凉和繁华落尽,于我们都是故事,对李敖却是亲历。所以,陈文茜才会说:“苟且偷生的人很难理解赴汤蹈火的人”,所以,李敖才会引用哲学家马丁·布勃的话:“即使我肯花时间说给你听,你也得经过永恒去了解它。”

今天的我们而言,李敖最为动人的,是无论处在多么绝望的绝境,都乐观幽默,都满怀希望。作为文人,他既坐而言,也起而行,所以,他的生命才能突破强权的羁绊和世俗的束缚,昂扬向上又充满欢乐。是对希望的永不放弃,让他成了战士,让他成了李敖,也让他成了你一旦走近,就永远无法忘记的生命。

王定国小说《敌人的樱花》出版



为了掀开现代人的苦闷荒原。

王定国在17岁时跻身文坛,后投身建筑产业,封笔25年后,王定国于2013年重返文坛,接连创作了数十篇小说,《敌人的樱花》是其首部长篇之作,曾获台北国际书展大奖、《亚洲周刊》华文十大好书等。他不参与座谈也不出席文艺活动,只专注于笔下的世界,“小说一直使我念念不忘,毕竟因为只有它让我感到自由,允许我大量说话,远离俗世又能关怀他人,且又可以尽情拥抱我所牵挂的人”。有评论称,王定国在写作中只抓住平凡人物的平凡挣扎,在小格局中用心刻画,色彩、画面、动作无一不讲究,让人看到老派小说家的精细工序。

日前,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台湾作家王定国的小说《敌人的樱花》。《敌人的樱花》描述一个男人失去妻子之后的自我追寻,主角只有四人:一对夫妻,一对父女,小说透过“我”与“敌人之女”两个人的对话与回忆交织,缓缓揭开四个人纠缠半生的破碎真相。作者在书中追问,一个人在命运翻弄间,能努力什么?又剩下什么?故事中那些无法言说的困境、忧伤,不甘落寞的挣扎和命运翻弄间想要抓住些什么的愚勇,也仿若更深刻的隐喻。王定国的笔锋古典而精细,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形成饱满张力,营造出独特的阅读氛围。王定国自称《敌人的樱花》“表面上虽然写爱情,着眼点其实

张惠雯短篇小说集《在南方》出版

近日,“70后”海外华文作家张惠雯的短篇小说集《在南方》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《在南方》共收录了11个短篇小说。所谓的“南方”是指美国的南方,具体主要是指以亚特兰大州休斯敦为中心的地区,那也是张惠雯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地区。但是与传统美国南方文学那种幽暗、孤寂、怪诞、狞厉的传统不同,张惠雯更关心华人作为少数族裔如何融入美国这个民族的熔炉,他们在故乡的经历如何影响到他们的异国生存,男人女人们如何在不一样的文化背景下演绎他们的情感故事。11篇作品中



年前,友人传来洛夫先生近照,坐在轮椅上,拄着拐杖。我心里顿时涌起不祥之感。记忆中,洛夫先生从未与轮椅为伍。2016年秋,北京,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,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开幕式,面对约400名海内外作家学者,洛夫先生站立着作了主题发言《“天涯美学”的意义》(也有友人说,洛夫先生先是站着讲,后来工作人员搬来椅子请他坐下发言)。当时这位“米寿”长者,身材魁梧,腰板笔挺,真个气概不凡。“我落在哪里,中国文化就在哪里。”话音刚落,台下掌声骤然响起。

前移10年,2006年5月,经过20多个小时辗转飞行,洛夫先生专程从加拿大温哥华来到福州参加“海峡诗会”。抵达时,正好迎来78岁生日。他毫无倦意,随即接受记者专访。次日,在于山九日台举办“诗之为魔——洛夫诗文朗诵会”,300多诗人的音乐厅座无虚席。洛夫先生由衷赞叹,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的朗诵。后来,他撰文纪行,誉为“我数十年来所见最佳的诗歌朗诵团队”。这在洛夫诗歌全集自撰《洛夫年谱》得到印证,他称之为“演出极为精彩”。其实,最精彩的,莫过于洛夫先生登台朗诵《因为风的缘故》:满头银发,身躯健硕,湖湘口音,神态肃然,开口,铿锵然,入耳,如金石声。

洛夫先生常自称“二度放逐”。1949年7月,赴台湾,“行囊中军毯一条,冯至及艾青诗集各一册,报纸发表个人作品剪贴一本”。27年后他移民加拿大,定居温哥华,算是“第二度”。千禧年伊始,他潜心创作三千行长诗《漂木》,“漂木就是代表我在外漂泊游学的一种心境。”《台港文学选刊》旋即选载其中一节,200多行,刊诗篇幅之长,从未有过。海外二十载,“流放”,“漂泊”,“天涯”,“孤独”,成了洛夫作品中频频出现的字眼儿。在那次世华大会主题发言中,洛夫先生深沉说道:“每到夜深的时候就能感到孤独,这时反而能体会到人与大自然、个体生命与浩瀚宇宙的和谐。”“孤独反而成为作家诗人的一种精神粮食。”洛夫先生缓缓而言,台下的我却顿时觉得受到重击,仿佛在耳畔久久轰鸣。晚读到作家铁凝的一段表述,“孤独是灵魂背对着凡俗的诸种诱惑,与上苍与万物的诚挚交流”,“孤独是想象力最丰沛的泉眼”,回望洛夫先生的创作生涯和艺术追求,心有戚戚焉!

去年8月初,我接获洛夫先生来信:

致黄先生你好:

久未联系,时在念中,不知生活近况有何变动?想必一切顺利,平安。我与老妻二人在加拿大客居了21年,近期因日趋年迈(我今年已届90)身体渐趋衰弱,而儿女不在身边,故决定于今年6月间回台湾长住。刚搬来台北,虽台湾夏天极热,但也得忍受。目前正在物色新居,故住址未定,今后贵刊请勿再寄温哥华,也请暂不寄台北。今后台北与福州之距离缩短,希望你与宋瑜先生有空来台北相聚,贵刊有何重要活动,我也可以应邀来福州一聚。勿此顺祝夏日安康!

洛夫
2017.8.11

第一反应是,倦游思乡,叶落归根。期间,从不同渠道获悉他的讯息,他还在写诗,还在挥毫泼墨,还出游,还与文友聚会,感觉“诗魔”依然充满活力,魔性十足。直到不详预感成为无比严酷的事实!

翻江倒海般,回想起过往的一幕幕情景。洛夫先生曾于2004年撰文描述我们1990年9月的第一次见面:“拜访福建省文联时,际岸兄带领我们参观了《台港文学选刊》的编辑部。际岸丰神儒雅、认真负责,沉默中透出一股刚毅之气。20年来在他实际主持之下,直把这一搭建两岸三地文学桥梁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。不容讳言,这个文学交流的刊物远比大陆任何一个刊物都有显著的成效。”于晚辈的慰勉,于刊物的激励,溢于言表。

1993年8月,在庐山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,聆听洛夫先生的《超现实主义的诗与禅》,他宣称“寻找与发现‘真我’”,“使个人的生命和天地的生命融为一体”。向其约稿。3个月后,推出《洛夫专辑》,诗歌、散文、评论、年谱、图片等,洋洋大观矣。洛夫先生说,“这是大陆刊物首次把我的作品较全面地推荐给大陆读者”。

1994年,《台港文学选刊》创办10周年,洛夫先生送上贺辞,热情洋溢地褒奖——

致敬《台港文学选刊》:

十年,只在一呼一吸之间,

而一部人文历史便如此完成;完成的不仅是一座桥梁的使命,

更是一种使海内外中国人的,

千万缕情的交融,

千万颗心的凝聚的工作。

2004年8月,洛夫先生撰文《我与〈台港文学选刊〉》,祝贺创刊20周年。他还坦诚建议,进一步提升办刊质量,每期或隔期,针对作品,邀请两岸评论家各抒己见进行评述。

洛夫先生参加2006年海峡诗会之后,又欣然出席以“诗书画笔会”为主题的2011年海峡诗会。诗人书画展,他的书法作品参展了;诗歌与艺术研讨,他作了精彩发言;朗诵会,他的诗作被生动演绎,他还应邀上台发表感言,“这个朗诵会是一次庄严美好的盛宴”,“在舞台上,我们看到的是一首首鲜活的诗”。

直至噩耗传来……

凝视洛夫先生“摘句旧作巨石之变”,惠赐墨宝:

鹰隼旋于崖顶

大风起于深泽

麋鹿追逐落日

群山隐于苍茫

追忆前尘往事,我百感交集。

洛夫先生尚有诗句:危崖上蹲有一只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之鹰。有者称之为“王者之鹰”。

一代“诗魔”而今如鹰展翅,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……